

邵丽
散文集

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邵丽最新散文合集

在袖口处绣一朵花，用来怀念一个时代

花间事

邵丽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邵丽散文集



花间事

邵丽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间事 / 邵丽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5387-5782-8

I. ①花… II. ①邵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43501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刘瑀婷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毛倩雯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花 间 事

邵丽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weibo.com / tlpress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640mm × 910mm 1 / 16 字数 / 195千字 印张 / 17.25

版次 / 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 / 2018年5月第2次印刷 定价 / 30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

flower things

目 录

- 衣装亦庄 / 001
- 物质女人 / 005
- 旗袍秀 / 032
- 花间事（一） / 038
- 花间事（二） / 044
- 纸裙子 / 049
- 老茶 / 056
- 你的母亲还剩多少 / 063
- 姥爷的渔网 / 070
- 姥姥和姥姥留下的菜谱 / 074
- 年之下 / 079
- 关于蛇年的记忆及其他 / 084
- 家庭菜事 / 087

毛尖 / 091
定制幸福 / 095
到城市去 / 099
一只怀旧的候鸟 / 104
嘘，说点儿音乐吧 / 107
空巢 / 111
看病简史 / 116
生气的成本 / 119
迷失的家园 / 123
我的父亲母亲 / 129
三代人 / 133
三月的蔡琴 / 138
玉碎 / 141
失落的岂止是文明 / 147
历史的夹层 / 157
南方的春天 / 161

回归泥土 / 164
在远方 / 167
水还在流 / 178
不止湘湖 / 186
“茅台”是一种酒 / 193
般若庄市 / 199
闲话盛泽 / 203
只把他乡作故乡 / 211
阅读一个不动声色的城市 / 222
我与扬州的那些事儿 / 226
小友记 / 237
归去来 / 243
我所理解的写作及其他 / 247
我读《巴登夏日》 / 255
红楼有余衷，不堪持赠君 / 260
《金瓶梅》杂谈 / 263



衣裝亦庄

前些日子开一个非关妇女的大会，但其间有许多女性参与，各种年龄、各种品位的都有。有人注意到魏小姐的腕子上戴了一只冰翠的镯子，一个饭局间，有好多入隔着桌子关注着那只镯子，懂行的都在心中暗估，价格大约得六位数以上了。待脱去大衣，她的颈项上又闪出一粒镶钻的南珠，差不多有二十毫米吧。魏小姐已经年过四十，未婚，虽非寻常，却也不是绝色。但由这两件首饰装备，陡然让她升高了几个段数。再去揣摩她的神情，仿佛依然透露出少女的矜持和高贵。比衬得我们这几位整日里相夫教子、已经向生活缴械投降的妇女好像天天都被烟熏火燎似的。她的配饰使她的服饰也显得雅致，让她在整个会议期间闪闪发光，的确让人惊艳。待到次日，再从各自的房间出来，众人不约而同地换了行头，都在暗暗较劲儿，争奇斗艳。

有位名人说，女人只是女人，而男人是猪。话虽然糙了点儿，但与宝玉所谓“女人是水做的，男人是泥做的”也大体差不多。流水不腐，水做的女人就应该多扎堆儿，从彼此身上映照到自己的优长和不

足。最近日子稍微有点儿松散，我也能得闲到处转转，因此有了一点儿经验，女人还应该多找些时间逛逛街，看看试衣间里放大的赘肉，在衣服和身体之间明察真相，提醒自我修身的必要。只不过三五年的工夫，有些品牌或者某个款式，已经将某个年龄段的女人删除了。不是牌子过时了，过时的是人。

女人若是有幸成为女儿的母亲，那么母女将成为闺密。做母亲的会看上女儿的服饰，兴冲冲地穿在身上，却立马露了馅儿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青葱一样的女儿哪怕蓬着头，脸也不洗不抹，T恤凉拖就冲到大街上去，简单到极致的装束，仍旧会收获无数艳羡的目光。这阵势，母亲只会露怯，对自己严防死守，毫不懈怠，稍微有一点点的疏忽，就堕落成大妈了。这时候，你的闺密女儿就提醒你，置办几套有品质的衣裙，漂漂亮亮地出门；虽徐娘半老，当风韵犹存。

于是就摇头。于是就点头。于是就低头。

其实，真正从不肯屈服到饶了自己，年龄也未必就是关键。前几年去日本韩国，留心街上的行人。这两国的家庭主妇，去趟菜市也必浓妆艳抹，穿戴考究。她们很少有机会出入公众场合，每天去超市采买都是一次时装走秀。窃以为，一个注重仪容的人，尤其是女人，是对公众表达一份诚意。曾经历过一次颁奖典礼，临时让几个年轻姑娘充当礼仪小姐。日常的功课瞬间暴露无遗，有的女孩儿脱去外套就如同轻盈的蝴蝶，飘然走上舞台。却也有两个姑娘，棉衣里面的毛衫皱巴得完全无法示人，直接穿着羽绒棉袄上来，在灯光映照下越加显得愚笨。这大约就是曹雪芹笔下“上不得台面”的粗使丫头吧。可见，功夫在日常。打量一个人的服饰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，但是学识教养，出身背景，大致是可以探得的。当然，当下的世面，不乏假

冒伪劣的贵族，但凡有稍长一点儿的接触，仔细观其细节，便会露出底色。经验过一个衣着讲究的女子，偶然与之同途差旅，其内衣尽显破旧驳杂，没有一双不带洞的袜子。再品味她，心中便遍生枝节，有了许多遗憾。

女人到了该对自己负责的年龄，端的就是一个得体，依据自己的经济能力，总是可以让服饰合适自己身份的。过了四十岁，宁可少几套花样，也要选择两件喝茶衣装，大方示人。打扮得细致得体的女人，可以省却一半话语，以独乐乐带动众乐乐。所谓人靠衣装，绝非只是衣帽取人。一个静雅得体的女人，擦肩之间，便会教人多些敬意。

中国女人，大多是职业的，要靠一份工作养家。这是妇女解放运动给女人带来的副产品，是福还是祸，真不好说。很多女人，在外面还是会装点自己，回到家中就极度地不周致了，一件睡衣已经旧到没了颜色还在穿。地板擦得锃亮，门口的拖鞋却烂污到让人不敢涉足。常常会有同事笑谈，我老公哪看见过我化妆的样子，他早晨出门我还穿着睡衣做早餐，他晚上回来我又换上了睡衣准备晚饭了。这难道不是男人出轨的祸端？首先你自己抛弃了自己，轻贱了自己，怎么让老公侍见你？他看别的女人都是俏娇娘，自己屋里却只寻见一个邋遢的厨娘——纵便是厨娘，也该是装扮得体俏皮可爱的。厨房有厨房的活泼，卧室有卧室的妩媚。让自己的男人看到的处处是你对他的上心，任凭外面的世界多花哨，心里总还给自己的女人留着最重要的位置。

自零碎文字里，看那些旧时代的名媛，哪一个不是在装点上下足了功夫？秀外慧中，名留史册。五代时期的花蕊夫人，“刻意妆容，艳惊两朝”，先后为亡国之君后蜀孟昶和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两君专宠。但不要因此认为她是个花瓶，其《述国亡诗》，即使现在

读来也荡气回肠，让多少男人汗颜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哪得知？十四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”据宋美龄身边人说，她至死都是要日日打扮的，几十年坚持做护肤按摩，不化妆绝不见客人。旗袍一直穿到老去，满翠的耳环手镯从不离身，环佩叮当，步步惊心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到老也依然肤如凝脂指若柔荑，令小她五十岁的人也会忍不住心生爱慕。想当年，她着一袭黑色旗袍，胸前绣一朵金色牡丹，代表蒋介石会见前来劝降的希特勒的私人代表戈宁。当戈宁拿着希特勒的信件，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媾和、合力剿灭共产党时，宋美龄面不改色，字字千钧：“我们中国有一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’说的是，两弟兄在家院里斗殴得很厉害，可是外面来了强盗，弟兄立刻停止斗殴，同心协力，去抵御强盗。今天，日本侵略者乃一江洋大盗，要亡吾人之国家，灭吾人之种族。我中华之全体国民，包括本党与中共，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、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，别无选择！”

古往今来，衣装与时代、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子曰：“微管仲，吾披发左衽矣！”可见，服饰也有关国家民族之尊严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被梁启超认为是“自商、周以来四千余年”“第一伟人”。曾几何时，我们举国上下几乎所有的妇女都着蓝黑长裤。有一次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，穿旗袍戴珍珠竟成为一项罪名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衣装独领风骚，终于，中国的街道上走来了佳人。再不似我母亲那个时代，满世界木讷的脸孔，笨拙单一的袄裤，让她们的整个青春像兜在一只没有棱角的包袱里。如此说来，我们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



物质女人

1

越来越沉迷于一些真实的物质。为了给一块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石头或者木头拴一根绳，我学着打各种结，配上跑遍全国甚至从国外收集来的各种小配饰。我总有办法，让它们不同凡响。

几小时几小时就这样过去了。

我变成了一个漫无目的的手工匠人，事实上，我越来越渴望成为一个这样的人。

经年累月，我在这些物质里浮游沉迷，终致混沌不开。往常，我的枕畔、书桌、座侧处处放置着的一些小物件，它们安静却又栩栩如生地活着，如同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物质不老。有一天我死去，它们依然活着，趲进我孩子的生活，或者一个新的主人的生活之中。

佛祖拈花，迦叶一笑。

有人写成迦叶微笑，这微笑，终不如一笑。

道生于一。

吾道一以贯之。

1993年，我第一次去新疆，想看看葡萄沟的葡萄和达坂城姑娘的辫子，结果被一个朋友带进了一间玉器店，我在那里待了五个多小时。第二天去喀什，我直接又去了另一家玉器店。无法描述当时的感觉，完整地回想起童年往事，用过的一只粗瓷青花碗，一个用餐时放筷子的瓷托——跟着母亲去朋友家做客，因为实在太过喜欢，将一只瓷白鹅筷托儿偷偷装进衣服口袋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晚上躲进被窝里把玩。

童年的生活没有金银，更没有玉器，那是系统地、成规模地阉割文化时期。一片灰烬，连看过的书里都没有提及过这些物什。当我立在琳琅的和田玉之间，那种撼动，实在是情窦顿开的惊愕。

女人是精神的，但又最无法抗拒物质，何况是玉！何况是和田玉！

1993年，鸡蛋大小的和田玉籽料，大体也就三两千元的样子，白度润度均属上乘。我花五千元给自己买了一只直板平面的镯子，宽大厚重。那时，没有年轻的女性肯委屈自己戴镯子——它们已经死在旧时代，而且死了两次，都是以“解放”之名——她们宁可多花一些钱，给自己买块进口手表，或者是一条金光灿灿的手链。我的玉镯在好几年时间里，只能在枕边寂寞横陈。

陪伴久长，我的欢喜和哀伤，那只镯大抵是懂得的。重要的时刻，我惦记它的归属；远行的日子，我不断地叮嘱自己，有它在家中等我。若干年中，我曾经为它写下一首小诗，那诗道：

环佩叮当

牵着尘世的心

是一只镯

手的空隙

是我们

最绵密的留白

二十多年的工夫，新疆的和田玉价格翻了上百倍。青海玉和南阳的独山玉，价格都涨得惊心。当初我并不懂得收藏，多有斩获亦无非随心所欲，结果却是无心插柳，样样细致。就有朋友羡慕嫉妒恨，赚了啊，怎么就有那长远的眼光呢？

心突然有点儿凉痛，如果仅仅因为价值，眼光是长还是短了？对这些石头的怜爱，也全然变了味道。谁能拿自个儿的骨头称重呢！

到了今天，无论翠玉，无论沉香，无论蜜蜡，无论碧玺，还有南红、珍珠、珊瑚，绿松石——不知不觉中，我以自己的生命书写的“石头记”，倒也有了些谁解其中味的沧桑。种种故事，一唱三叹；个中滋味，欲语还休。

极有可能，我散失过许多贵重的物件，留下的恰是不具价值的那些。但我仍觉欢喜，这是我与它们的缘。

价格对于喜好，并不是必要条件；人们依照自身的好恶，给各种

物质标上价签，可它们依然是它们，它们难道不还是它们吗？

给物质标上价格，其实就是给欲望标价。但我只能在森严的欲望的罅隙里，伺机而动，始终能避开昂贵的物件。真心为着它们的品质，而不是它们的价签。如果生活落魄到要靠变卖首饰度过，于我，肯定心比身先死。

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，窝在手心里的，是一只被称作水沫子的镯子。它漂亮的程度，不亚于翡翠，且仿佛是那种飘着蓝花的极品翡翠。从去年，我开始寻找一种生长在戈壁滩里的石头，做成叫戈壁玉的饰品，精美的程度堪比白玉。

它们都被欲望冷落。

我用各种石头和木头做项链和手串：菩提根、椰子壳、小叶紫檀、南国生的红豆、橄榄核——有时候难免窃喜，它们以自己的生命为我的生命扩容，我岂不是也是用自己的生命为它们背书？我要将我与它们的每一件故事写下，那在暗处缓慢生长起来的力量，忽然之间就如此庞大和耀眼！

一年一年地，这些被琢磨出来的生命的光亮，安静地陪伴着我，不会因为我的衰老和迟滞减损丝毫精致。为着它们，我也奋力地让自己光彩起来。

2

我相信，对物质没有价值观念从我母亲时代就开始了。

，我出生在豫东南部，一个三省交界的小城镇。父亲在那里做党政主管。小镇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，是关于一个叫张老万的大地主

的故事。张家富甲一方，方圆百里无人能出其右。解放前夕，这家人举家迁往香港，独一个姨太太带着儿子留了下来，原因不明。据说，后来这个女人是改嫁做了张家车夫的老婆，这差不多是事实。关于他们家的传说，件件都是神秘的，但又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有头有尾的，好像都悬在半空中，即使灰尘扑面，也迟迟不肯落下来。这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，就更增加了神秘感，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张老万的孙女儿比我大上几年，独来独往，想必是美貌的。惶惑中见过，她穿着整齐得体的棉布衣，安静地走在边道上，没有想象中的地主崽子那样的猥琐和畏葸。枯枝败叶的冬天，她穿着那种深蓝色的带帽子的棉袄，白里透红的脸庞在寒冬里煞是鲜艳，像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。妙玉是什么样子我当然不会知道，只是觉得与她相像。她从不和人讲话，声音想必是娇嫩的，应如那娇嫩的脸蛋儿。满镇子的人都称呼她风雪帽。她住在什么地方？生活得怎么样？我一无所知，但又充满着好奇。

我这么详尽地讲述一个财主是有原因的，青石铺地的一整条街都是张家的宅邸，政府的各个办公机关占据了每一处院落——那是革命和解放最耀眼的徽章。作为革命者的父母及孩子们，享受了政府机关内部的一个四合院，那正是张老万的家居之所。房间并不阔大，三间正房，东西各两间厢房。青砖灰瓦，廊檐肃然，门楣和窗框上各有精致的木雕砖雕，朴实整齐的北方建筑。

我要讲述的重点到了。一屋子的家具摆设，全是黄花梨木，做工之精致，场面之气派，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。但当时的感觉却有点儿怪怪的，说不清楚是混沌、困惑、迷茫、忧伤、温暖、喧闹、肃静。大一点儿，读《红楼梦》，书中虚构的人和事，我似乎总能触摸

到现实的质地。这些年，我常常思量，我们兄妹，多有绘画的天赋；我和小哥，后来还成了作家，这些与童年那样的生活环境是否有关？

正屋的当间，贴墙靠着长长的条几，几面滑若凝脂。周遭尽是繁复精美的雕饰，各色人等，器宇轩昂，煞有介事却又互不相干，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或差事。条几东西展开，两边做成圆润的拱边，似是画幅的卷轴。紧挨着条几的，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八仙桌，纹理清晰却又面如明镜。只是不知何时被何人落下几处划痕，瞬间升起怜惜之心。有几处深色的圆疤，问我母亲，她说是被装了开水的搪瓷茶缸烙下的烫痕。从此凡是温热的东西，再也没靠近过桌子。东家以及尊贵的客人，大抵是要在桌上膳食的，恐怕常常是满桌子的山珍海味。不过那全是凭自己的想象，何为山珍？何为海味？只有天知道。现实的占据者，不过是母亲的瓶瓶罐罐，开始的小心翼翼，终被清寒粗粝的生活磨去了耐心。繁华散尽，精致不再，六只配套的圆凳在寂寞中随处散放。桌的两边安放两把沉重的太师椅，我父亲不爱坐那椅子，他也没闲暇的时间坐。倒是我的两个哥哥，爬上爬下充装大人，正襟危坐时，竟也有威严富贵模样。

父母带着我住在正屋的东间。屋里箱柜齐全，高低有致。母亲的衣服极少，铺盖也都团在床上。大柜子基本都空着，很快变成了道具，供孩子们藏躲玩耍。靠北墙，安放着一张满工雕花的拔步床——这个名称，当然是后来我在资料中查找到的——从床顶、床柱、床帮到床腿，天上飞的，地上长的，人物花草，飞鸟走兽，绵密得让人透不过气来。那种铺天盖地的感觉，现在还能让我感受到压迫，可见当时我那幼小的感官，曾经经受过怎样的冲击！每当母亲坐在床边给我们做鞋子的时候，就会感叹道，纳一只鞋底就要这大半天，这一床架